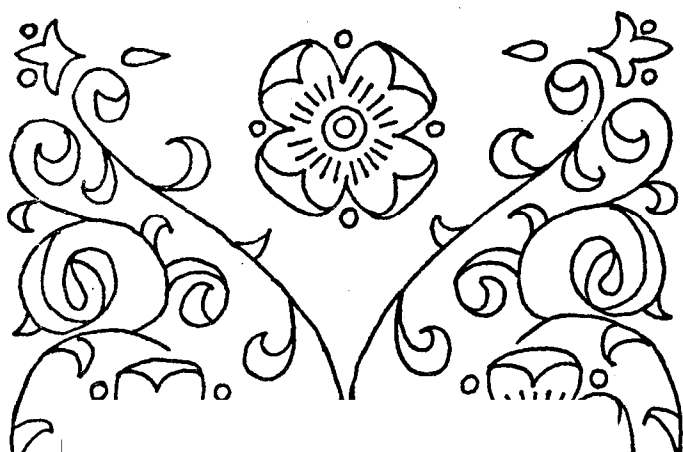


争夺声音的战斗

周振天



争存声音的战斗

周 振 天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 2.375印张 37千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2,000册

统一书号 R101.5·79 定价0.21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惊险的侦破小说。

一位外国朋友专程来中国访问，录制了大量的宝贵资料，正在准备返回祖国时，装有高级录音机和资料的红色提包被盗。故事围绕这一严重事件展开了一场惊险曲折的破案斗争。

作者着力塑造了公安战士陈全，少先队员高勇等一群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，故事曲折，读起来亲切生动，扣人心弦。

目 录

一	“抓住他！”	(1)
二	“天府牌”花生米	(6)
三	地下室遇险	(11)
四	树上侦察	(15)
五	又冒出一个坏家伙！	(20)
六	跟踪高鼻子	(25)
七	原来是只死猫	(28)
八	小勇被关了禁闭	(34)
九	向罪犯“赔礼道歉”	(39)
十	纸条上写的什么？	(46)
十一	二利揭发了哥哥	(50)
十二	可怖的防空洞！	(55)
十三	洞门突然打开！	(59)
十四	红皮包！！	(62)
十五	黑暗中的搏斗	(66)
尾声	“了不起的中国孩子！”	(71)

— “抓住他！”

“抓住他！”

“别叫他跑了！”

“抓住偷提包的！！”

八月的一个傍晚，一阵急促的喊叫声、脚步声在客运码头上响起。在货堆间，一个瘦高个子青年，手里抓着一只大红色的柔皮包没命地跑着，他身后百多米，一群旅客，码头工人在奋力地追赶着，喝着……那瘦高个子身体很灵巧，象一只黄鼠狼，又象一只泥鳅，窜过来，绕过去，时而还伸手拽倒身边的货物，堵住追赶者的去路。没有两分钟的工夫，他已跑到码头东边木栅栏跟前了。栅栏那一面，就是一片密丛丛的马尾松林，只要跳过栅栏，瘦高个儿就会象鱼儿入海，很难追寻了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别让他跑啦！”

追赶者的喝喊更焦灼，更愤怒了，因为这个可恶的家伙偷走了外国朋友的提包呀！可不能叫他跑了！

客运码头是个热闹的地方，每天进进出出少不了几千人，丢失东西的事也隔三差五地发生。刚才，一位穿着浅粉色连衣裙的外国朋友去冷食售货处买汽水，那个瘦高个就趁机偷走了她放在长椅上的红色提包。当周围的旅客们发现时，盗窃犯已经跑远了，人们“呼啦”一下子拥出候船室，追赶上去……现在，眼见得那家伙就要跳出栅栏，大家更急了。有两个腿快的，心一横，鹰抓兔子般地扑上去，只差几步就抓住了，可是，那家伙真象兔子一样，两条长腿蹿出了一溜土烟，“嗖”地一蹿，跃过一米多高的木栅栏，滚进了马尾松林里，当追逐的人们跑过来时，只看见那只红色皮包在林丛里晃了晃，就再也不见了……俗话说：做贼做贼，全仗一双快腿，可真是不假呀。

这时，那位外国朋友也跑了过来，在人群中挤过来，挤过去，用生硬的中国话急切地询问：“跑了？！……跑了？！……”众人愤愤的叹息声回答了她，最后，她失望地注视着茫茫松海，愣怔了好一会儿懊悔地把两只手插在长长的金黄色的头发里，叹道：“怪我太大意！太大意了！……可惜我两个月的心血！可惜啊！……”

原来，这位外国朋友是一家儿童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，她这次来中国访问，转过了北京、南京、广州、

上海、重庆等大城市，参观了几十所学校、幼儿园，和我国的孩子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，还用录音机录下了很多孩子们的谈话、唱歌、朗诵和日常生活中一些有意义、有趣味的声音。她准备把这些录音带回自己国家去，在电台里播放，让那儿的小朋友都听听中国小朋友的声音。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！可是这位外国朋友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儿等船的工夫，装着录音机和十五盘录音带的提包就被人偷走了，你说，她能不焦急？能不心疼吗？

很快，市公安局“迅速侦破‘红皮包’盗窃案件”的指示就传达到了全市各个公安分局和派出所，上千双公安人员、治保委员的眼睛都在搜寻那个二十五、六岁、瘦高个儿、留着长包头发、脸上生着粉刺疙瘩的盗窃犯。在这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，寻找一个罪犯，真如同大海捞针啊！一晃两天过去了，红皮包还是没有下落，甚至连一点新线索也没发现，真是急人啊！难道罪犯流窜到外地去了？还是他根本不是这个城市里的人？

就在第三天，侦破工作有了重大的突破——发现了一个重点可疑人。是谁发现的呢？就是利民道派出所的民警陈全叔叔。陈叔叔四十出头，中等的个头儿，胖乎乎的身材，长相挺和蔼憨厚，要是他不戴红

领章，不穿着白制服，就象饭馆的大师傅。其实，“包子有肉不在褶上”，陈叔叔当民警的功夫可不浅呢，他曾破过几个大案，又练得一手麻利的擒拿拳，还是分局的爱民模范呢。他特别喜欢小孩子，每逢下片查户口，作家访，身边总是跟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，吵呀、嚷呀，他从不嫌烦，抱抱这个，逗逗那个，反正这个居民片的大人孩子，没有一个不认识陈叔叔的。也正因为了解自己管界每一家每一户的基本情况，陈叔叔在摸底调查中，很快地发现，住在文化西里十三号的蔡大利与上级发下来的罪犯特征通报很相似。蔡大利，人称外号“赖蛤蟆”，这还不是因为他长了一脸粉刺疙瘩。这个人，平日里赖声赖气赖打扮，借钱赖帐，打架赖理，在工厂里不好好上班，常常到医生那儿装病耍赖要假条；他常和几个不三不四的青年来往，而且手脚也不大干净，只是因为这家伙鬼点子多，如同水中泥鳅——一抓一出溜，很难抓住他的纰漏。经几方核对、调查，发案那一天，他既不在厂里，也不在家里，而且有人见他那天八点多才回的家，神色慌张，很是可疑。陈叔叔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，这天中午来到蔡大利对门的高奶奶家。

高奶奶有六十多岁了，年轻时给阔人家当老妈子，后又到工厂做过工，吃了不少苦，可也落得个结

实的身子骨，这么大年纪了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上楼下车的还蛮利索。“文革”前，她也是个热心肠的老人，被选上街道代表，眼看不惯的，她嘴里就要叨叨。醋打哪儿酸，盐打哪儿咸？总要讲个清楚。可是“四人帮”横行霸道的那些年，社会上风气一年比一年坏，邪气上升，正气受压；老人在街道上为主持公道，反碰了几次钉子，弄得里外不是人。慢慢的，她的心就冷了下来。前年，他儿子回来探亲，在街道上抓了几个为非做歹的流氓，结果黑夜里叫几个坏蛋蒙头打了一顿，还把手表撸了去……打那起，高奶奶认准了一条：少管闲事！也不准家里人再出头露面。今天见民警来了解邻居的表现，老人心里就犯开了嘀咕。她想：别说这几年我从不留神人家的进进出出，就是看见什么纰纰漏漏，再也不能多这个嘴呀！归到底，得罪了人，也落不了好，犯不着呀！所以，她一句话就把陈叔叔堵了回去。

“哎呀，小陈哟！我耳聋眼花的，什么也不知道呀！”

陈叔叔失望地出了高家的门，刚来到街上，就看见对面走来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少先队员，圆胖脸，大眼睛，小撅嘴，这孩子，正是高奶奶的孙子高勇。呃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故事的小主人公就这么出场啦。陈叔叔就是从他嘴里发现一条很重要的线索……

二 “天府牌”花生米

小勇的爸爸、妈妈都在地质队工作，成年累月不在家。他自小跟奶奶住在一起。平日里奶奶对他管得可严呢。自从放暑假以来，她总是象圈小鸡似地把小勇圈在家里。倒不是小勇淘气爱惹祸，只是怕他在外头挨欺负，吃了亏；今天是学校组织听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英雄报告团作报告，奶奶才放他出的门，临走时还一再叮咛：别在街上看热闹，别管闲事……，这不，一散了会小勇就往家里跑，要不然奶奶又要叨叨啦。此刻，他见到陈叔叔，说了声：“陈叔叔好！”就朝院里走了。

“哎，小勇，站住！”陈叔叔喊住了他。

小勇回转身：“有事？陈叔叔。”

陈叔叔笑咪咪地指着他的后背说：“你看看后背上画的什么？”

小勇忙脱下白衬衣一看，只见背后被人用红粉笔画了个“心”，他气呼呼地拍打着衣服：“哼，准是蔡二利画的！”

“你们打架啦？”

小勇生气地说：“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听解放军叔叔讲话，唯独他出洋相，吃零食！拿一袋花生馋这个，逗那个，还说是出口的，买不到的……搅得大家都听不好，我气不过，就说了他两句……”

“花生？！”陈叔叔沉吟片刻，问道，“蔡二利就是蔡大利的弟弟吧？”

小勇点点头。

陈叔叔又问：“那花生是什么纸做的袋？”

“红色的塑料纸。”

“上面有字吗？”

“有……”小勇想了想，“写着‘天府牌花生’。”

“天府牌花生”陈叔叔眼睛一亮，原来，在案情通报中写着，那只被盗的红提包里，除了一台日本产的“索尼”牌录音机和十五盘盒式录音带外，还有五袋“天府牌花生”。这是在重庆买的。陈叔叔忙把小勇拉到院门里，低声说：“小勇，你能不能问问二利，他吃的花生是哪儿来的？还有没有？”

小勇听了，连连摇头：“哼，我才不理他呢，不招惹他还欺负你呢。上次，他把一只癞蛤蟆塞到我的书包里，可吓了我一大跳！再说，奶奶也不叫我在外头管别人的闲事。”

“小勇啊，这可不是闲事！”陈叔叔拍拍小勇的肩，“叔叔是为了工作啊！”

陈叔叔见小勇不吭声，光低着头，用手挠着后脑勺，就说：“不愿意就算了，快回家吃饭吧。”

陈叔叔一走，小勇心里头就觉得不大



得劲儿，午饭没吃好，午觉也没睡踏实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，陈叔叔转身走去时那失望的眼光总是在他眼前一闪一闪的。“叔叔是为了工作啊！”这句话也总在他耳朵眼里响着。他暗暗问道：“陈叔叔的工作是什么？不就是抓坏人吗？”他只觉得被陈叔叔拍过的左肩头沉甸甸的，一股羞惭的感觉兀地涌到脸上。在惭愧的同时，还有一种强有力的好奇心在拱着他的身体，“陈叔叔倒底为什么要打听那‘天府牌’花生呢？说不定是侦察什么要紧的特务案件吧？”想到这儿，他再也躺不住了，一个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趴到窗口朝蔡二利家的院子看去。

唉，正巧，蔡二利正在门口儿弹玻璃球呢，小勇看了看睡着了了的奶奶，轻手轻脚地跑下了楼。

这时候，蔡二利正一个人闲得慌呢，见小勇主动凑到前来，乐不得有个伴，三拉两扯地将小勇领到自己家里。

蔡二利的父亲是郊区农场的工人，一个星期才回家来一趟，很少管教孩子，母亲是木箱厂的炊事员，二利从很小时就记得妈妈总是偷偷把厂里食堂的熟肉、鸡蛋拿到家里吃，每逢二利在街上拾了块木头，一块煤拿回家后，他妈妈总是眼睛笑成了一条缝，夸他有出息，懂得“护家”。对于他哥哥大利的所作所为，妈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月初多给家点钱，什么话也没有了。这会儿，二利家里没别人，两人在堂屋地上玩起玻璃弹子，玩在兴头上，小勇冷不丁地问二利：“呃，你上午吃的花生还有吗？”

这本是句直捅捅的探问，小勇是想起什么就吐出了什么。可是二利以为小勇是馋虫子上来呢，他那厚厚的嘴唇一咧：“怎么样？我上午给你，你不是不吃吗？告诉你，是我哥哥买来的，他藏在一个秘密地方，叫我发现了。”说到这儿，二利神秘地挤挤眼睛，作出一个十分得意的怪相：“跟我来。”说着，他领小勇朝地下室跑去。

地下室里又黑又潮，从亮处一进来，顿时眼前一片乌黑。一股股潮气扑面而来，头顶上传来“隆隆”的脚步声，黑暗中还有什么东西在“滋滋”地响动；小勇刚刚迈下几个石阶，心就猛跳起来，怀里象是揣了只小兔子，又慌又怕，慌的是他头一次来到这地方，不摸根底；怕的是蔡大利突然回家……他真想掉头跑回家去，可是他怎么能在二利面前显得那么胆小呢。明天他到学校一嚷嚷，还不丢死人？所以他硬着头皮，紧咬着牙一步步地走下去，终于踏到地下室的地面上。刚朝前走了几步，身子“嘭”地撞在一堵冰凉、梆硬的物体上。原来这是一个废弃了的卧式大锅炉，伸手一摸，尘土、蜘蛛网就沾了一巴掌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的眼睛才渐渐的亮了起来。他看到二利打开锅炉的铁门，伸进手抓挠了一阵，果然拿出一袋花生米，吃了起来，还自豪地说：“还有几袋，都在皮包里哪，他什么也瞒不住我……”

小勇心“呼呼”跳着，将手伸入炉膛，果然摸到一只柔软的提包，沉甸甸的，他正要细摸去，只听身后“吱扭”一声门响，一道光亮射了进来，二利失声说道：“坏了！我哥哥来了！”

小勇吓的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，二利正要闪身躲藏，不料慌乱中“哗！”整袋的花生全撒在了地上。

三 地下室遇险

二利没猜错，果真就是蔡大利回来了。这蔡大利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在码头上偷走外国朋友提包的盗窃犯。前天，他从众人的眼皮底下逃走后，就把那只红皮包藏在公路边的一个草洞里，到了晚上才取了出来，趁夜深人静提回家里，美滋滋地取出皮包里的录音机玩弄了一番；又连提包塞进地下室的锅炉膛里。他为什么要偷那个外国人的提包呢？原来这家伙是算计好了的，他在公园里就看见那个外国人跟孩子们说话、录音。心中顿生歹意，他知道，如今录音机最时髦，能卖大价钱，若能把这台录音机弄到手，可比掏个钱包值得，你说他不知道干这种事危险吗？他知道，不过只要能弄钱，他就豁出去干一家伙。于是，打定了主意，死盯着那个外国人转，瞅空子下手。俗话说：不怕贼偷，就怕贼盯。这时间一长，就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呀，结果，到了码头，那位外国朋友两分钟的疏忽，叫蔡大利钻了空子。

蔡大利得手后，稳了一天没敢动弹，他怕有人盯

他，第二天，判明确实没人注意自己后，才开始了活动。今天，他就是出去找一个同伙，商量找主儿卖录音机的事，谈完了，也没坐稳，就急忙往家里赶，脏物藏在家里，离久了他不踏实呀。所以一进院门，就径直朝地下室奔来；一推门，就听“哗”的一声，他心中一惊，立刻停下脚步，仔细听了听，嗯，果然有人，他心里就更毛了，厉声喝道：“谁?!”

小勇赶忙躲到锅炉后边，两条腿打着颤，心想：坏了！坏了！他真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地闯到这儿来。

蔡大利光听见响动，不见有人答话，更紧张了，他以为地下室藏着民警，要逮他呢。嘴里喊着：“再不吭声我可就不客气啦！”，

“嗖”地从腰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，那刀锋在暗中闪着寒光；这可吓坏了二利，他忙不迭地喊叫起来：“别！别！哥哥是我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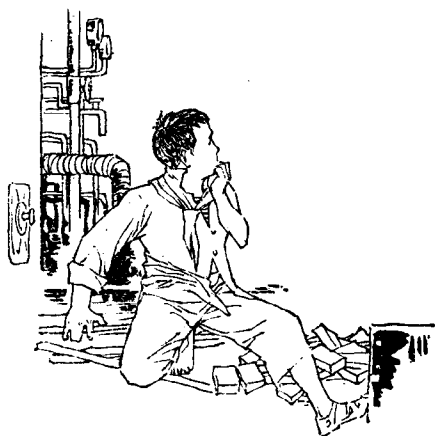
蔡大利这才喘了一口大气，蹬蹬蹬地跑下来，骂道：“混蛋，跑到这儿干什么?!”

“我……玩……”



“玩？……”蔡大利骂骂咧咧地走过来。只听脚下“喀喇，喀喇”地一串声响，他猫腰在地上摸了一把，抓起几粒花生，立刻气怒地蹦起脚来：“好你个兔崽子，你他妈的偷我的东西！！”吼着，他急步奔到锅炉前，伸进手去摸索一阵，然后转身就是一掴掌，接着又是踢又是打，打的二利“噢噢”惨叫。

小勇在锅炉后听得真真切切，他想：只要二利说出自己就糟糕了，他想拔腿跑，可是两条腿就象是灌了铅，动弹不了



一步。啊！果然，蔡大利追问起来。

“妈的！这里的東西都跟谁说过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小勇的两只手紧紧攥着身边的一支铁管，脑子里“嗡嗡”作响。

蔡大利又亮出刀子在二利面前晃着：“说！你要是告诉了别人，我就捅了你！”